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四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劉文耀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四

孟子下之六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

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此一章書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常而不當論其變也

昔任國之人以孟子守禮而屋廬子乃孟子弟子故

問於屋廬子曰人無不甘食者而食之中有禮禮與食孰重屋廬子曰禮以節飲食之流食雖不可無而禮重於食任人又問曰人無不悅色者而色之中有禮禮與色孰重屋廬子曰禮以防男女之欲色雖不可廢而禮重於色於是任人曰禮固重於食色設時當饑餓而與吾食者未必致敬以有禮以禮食則饑餓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而生亦將必以禮乎設時當貧乏而欲娶妻者不能備物以行禮親迎則不得

妻而廢倫不親迎則得妻以全倫亦將必親迎乎屋廬子窮於任人之言而不能答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言也何難之有禮之重於食色者以大分較而言也若不較以大分則食色自反重於禮矣譬如定物之高卑者必平其本而後末之高卑可定若不先揣其本而但齊其末則方寸至卑之木可使升之而高於岑銳之樓任人之謂食色重於禮也不猶是乎且禮本重而食色本輕猶之金本重而羽

本輕也然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至少之金與一輿至多之羽哉則禮之所以重於食色者夫亦可推矣大凡輕之中原有其重者重之中原有其輕者是必輕者與輕者比重者與重者比而輕重始得其正饑而死食之重者也以禮食禮之輕者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禮之輕於食相去懸絶豈但食重而已得妻色之重者也親迎禮之輕者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禮之輕於色相去懸

絶豈但色重而已汝何不往應之曰食所宜重矣有如紾兄之臂而奪之食非禮之甚者也為非禮則得食不為非禮則不得食食固重而敬兄之禮亦不輕則將紾之乎吾知寧饑以死而必不紾矣禮不重於食哉色所宜重矣有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非禮之甚者也為非禮則得妻不為非禮則不得妻色固重而婚娶之禮亦不輕則將摟之乎吾知寧不得妻而必不摟矣禮不重於色哉以禮與食色之並重者

較之而見禮之尤重如此彼任人一偏之說亦不足辨矣可見聖賢酌乎理欲之輕重固決之於大分尤能權其變以守其常亦所以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幾滅聖賢維持世道之意良深哉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

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此一章書見聖人可爲而不假外求也曹君之弟名交者問於孟子曰古之稱大聖人者莫如堯舜若未易企而及矣吾聞人皆可以爲堯舜不識有此理乎孟子曰然堯舜無不可爲也曹交又問曰從來能爲堯舜之聖者若湯與文王是已交聞文王身長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不及文王而過於湯以

形體言則無異於湯文矣然無他材德也但食粟而已必如何而可以為堯舜耶孟子曰為堯舜者奚有於形體哉亦在奮然以為之而已矣如有人於此其初力不能勝一匹雛之輕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能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其所以為有力無力人者存乎舉之重輕則所以為堯舜與不為堯舜者可知然則為堯舜所為之事是亦為堯舜猶之舉烏獲所舉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能勝堯舜之事

為患哉特甘於暴棄而弗為耳果能為之而何不勝之有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此四節書言道不難行而人之求道者宜篤也孟子曰人之不求為堯舜者或者為之而難則將懼其高遠而非有難為者也徐行而後於長者即謂之弟疾行而先於長者即謂之不弟夫此徐行者豈其高遠難為而人所不能哉但忽焉而有所不為也不知堯舜之道雖無所不該然不過率其良知良能之性以充滿其分量而何嘗於孝弟之外更有所增益乎明乎堯舜之道無他則於以為堯舜之所為不易易哉

是在子之審處而力圖之耳堯之衣服言行一循乎孝弟者也子誠服堯之服則服不異乎堯誦堯之言則言不異乎堯行堯之行則行不異乎堯是亦堯而已矣若使出乎堯則入乎桀桀之衣服言行悉悖乎孝弟者也子茍服桀之服則服不異乎桀誦桀之言則言不異乎桀行桀之行則行不異乎桀是亦桀而已矣堯與桀之辨存乎一轉移之間可不勉為堯勉為舜而徒區區形體之是恃耶曹交聞孟子之言乃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於鄒而受業於夫子之門以求盡為堯舜之功焉孟子曰子欲假館而受業者以道未易知而欲師我以求道也夫道為衆人之所共由譬若大路然豈幽隱而難知哉人患不求耳子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而溶體吾所謂孝弟之道則性分之内衆理發見無往非道則無往非師不亦有餘師乎何必留此而受業也蓋堯舜以為之而造其極而所以為之者又在致知以明其為之

之理力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孟子直為萬世之學為

堯舜者訓也而豈僅訓曹交乎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

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此一章書見處人倫之變在順乎情理之當然也公孫丑問於孟子曰齊人有高子曰昔周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小弁之詩其辭其意大不類仁人孝子之用心乃小人之詩也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公孫丑曰高子以為小弁有怨其親之意是以謂為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執滯而不通其高叟之治詩也小

弁乃怨其所當怨而豈可以是議之乎譬如有塗人於此本不可射者也乃越國之人關弓而射之則已於其旁談笑而勸阻之無他疏越人故言之巽也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於其旁垂涕泣而力阻之無他戚其兄故言之廹也小弁之事乃父子之異變宗社之傾危係焉正與兄之關弓射人無異其怨也乃親親之心也親親仁之發也而何得遽以是議之高叟之為詩也執滯而不通矣公孫丑又問曰小弁之

怨宜矣昔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因而作凱風之詩凱風之於母正如小弁之於父若所當怨矣何以獨自責而不怨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在身家過之小者也小弁親之過關宗社過之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則視其親若不相涉是愈親而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則親有過而不能忍是如水之易怒而不可磯也愈親而愈疏待親之薄而不孝也易怒而不可磯亦待親之薄而不孝也小弁與凱風一怨

一不怨均之無忝於孝而安得以稱凱風者抑小弁哉孔子嘗曰孝之至者其惟舜矣年五十而猶怨慕也以怨慕為至孝奈何以賦小弁者為非孝乎高子之言謬矣於此見人子之事親處常處變各有其道總不失乎情理之正而已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

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此一章書見謀國者當以仁義為正而不當言利也

戰國時有姓宋名牼者將往楚國孟子適遇於石丘

之地問曰先生將何所往宋牼曰時尚戰爭生民之禍烈矣有心斯世者當思所以轉移之吾聞秦楚搆兵我將南見楚王說而罷其兵如使楚王不悅於吾之說我將西見秦王說而罷其兵不合於楚必合於秦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孟子曰軻也請無問其說之詳願聞其說之指說之將何如以為辭也宋牼曰我將言其搆兵之不利也孟子曰處今日而能以罷兵息民為說先生之志可謂大矣但先生所說以利為

名號則不可蓋旣言不利將必言利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利也利名一倡則天下惟知趨利為人臣者懷利已之心以事其君而不誠於事君為人子者懷利已之心以事其父而不誠於事父為人弟者懷利已之心以事其兄而不誠於事兄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皆懷利以相接將見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

世之衰如此而不滅亡者未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説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悦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此一節書見仁義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曰言利之害如此必何以説之而後可惟有仁義而已先生誠以

仁義說秦楚之王極言搆兵之殃民而不仁過制而非義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自將帥以及卒伍無不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仁義之名既倡則天下咸知趨於仁義為人臣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君而必期乎忠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父而必期乎孝為人弟者懷仁義之心以事其兄而必期乎悌是盡君臣父子兄弟皆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將見下焉者一循乎尊親之典上焉者

不失乎綱紀之宜如此而不致王者未之有也仁義未嘗不利何必以利為言哉乃知利之名不可為訓也說以利而亡說以仁義而王無他興亡之故係於人心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正之以道爾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此一章書見聖賢報施之各當也孟子居鄒時任君之弟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又處於齊平陸之地時儲子爲齊相以幣帛交於孟子孟子亦受其幣而不往見以報之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均之以幣交者也而見不見異於是屋廬子喜曰一見一不見在夫子必自有道連得其間隙而問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毋乃為其為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而不見與孟子曰子疑以為相而不見非也周書洛誥之篇有曰享上以禮意為本必先有禮意而後用物以將之乃可為享若使物有餘而禮意不足則儀不及物曰不享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書之言如此其意蓋謂不用志於

享則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矣為其不成享故
曰不享也觀於書言而我之所以見與不見可知矣
屋廬子於是明乎見不見之故遂悅形於色而或人
則未知何以為成享不成享也乃問之屋廬子曰季
子為君居守不得之鄒以見孟子是制於禮者也則
雖以幣交而禮意已備此之謂成享儲子為齊相得
之平陸以見孟子而不來見是簡於禮者也則雖以
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此之謂不成享夫既有成享

不成享之别則夫子之一見一不見不亦宜乎由此知君子與人相接之際一視乎禮意之誠否以行吾義焉者也而豈可以一律論哉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

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此一章書見孟子去就之有道也淳于髡曰凡名生於實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欲濟時以為人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以自為者也夫子位在三卿之中則非自為者比乃名實未加於上下既不能正君復不能救

民而遂去之而不顧則又非所以為人矣自為為人兩失其道仁者之用心固如此乎此蓋譏孟子仕齊未有功而遽去之孟子曰子安得執去就之迹以論仁夫亦揆於去就之義可耳如居士庶之下位不以己之賢事人之不肖者伯夷也承湯之聘而五就湯湯進之桀而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濁之君而弗事不辭卑小之官而弗為者柳下惠也三子者或則去或則就或則有去亦有就其道若不同而其志趨

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仁就者不失為仁去者未嘗非仁然則君子之去就亦惟求其心之無私事之合乎天理而已矣若夫去就之迹何必同哉淳于髡又以孟子雖不去齊亦不能有功於齊乃譏孟子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執政之卿子柳子思為師傅之臣宜其足以興魯矣而魯地之見削奪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曰賢者豈為無益於國乎百里奚賢者也虞以不

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穆公用之而霸諸侯不用賢則亡求其如魯之削何可得與魯之僅止於削而不亡者正以用三賢故耳而何言無益於國耶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内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此二節書是因淳于髠之疑而折其不能識賢也淳于髠以孟子仕齊無功不足為賢復譏孟子曰昔者衛人王豹善謳者也處于河西淇水之側而河西化之皆善謳齊人緜駒善歌者也處於齊右高唐之地而齊右化之皆善歌齊臣華周杞梁戰死於莒者也其妻哭之哀而國俗化之皆善哭即此推之凡有道

德積諸內者必有事功見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
晩未嘗見其人也是故有功則為賢者不見其功是
無賢者也如其有之則晩必見其功而識之矣孟子
曰子亦知賢者之不易識乎孔子嘗為魯司寇之官
魯之君相惑於齊女樂而不用宜可以行矣時方郊
祭乃從而祭禮當致膰於大夫而膰肉不至遂不及
脫祭祀之冕而行在不知者以為為肉而行也即其
知者亦以為為無禮而行也皆非知孔子者也蓋孔

子之心惟恐於父母之國顯其君相之失則欲以君相之微罪行而又不欲為無故而苟且以去國故不行於女樂既受之時而行於膰肉不至之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當時誰有能識之者可見君子之所為出於尋常思慮之外而不徒徇於形迹之微衆人固不識也而遽謂能識賢者哉蓋孟子之去就法乎孔子者也孔子去國之意不欲明言直俟孟子始發明之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不欲明言者自非淳

于鬯之所易識爾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廵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傷世道之衰以警當時之君若臣也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孟子曰當春秋之世五霸不謂無功而未能無罪其得罪於三王則三王之罪人也至於今而君若臣更有不可言者矣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則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又得罪於今之諸侯則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所以為三王之罪人者何也三王

之制天子以時適於諸侯而察所守曰廵狩諸侯以時朝於天子而陳其職曰述職且天子諸侯當春則省民之耕種而補其不足當秋則省民之收斂而助其不給廵狩之事如何入諸侯之疆界見其土地墾辟而無草萊田野耘治而無曠廢養高年之老者而不至於凍餒尊有德之賢者而不至於褻慢諸凡俊傑有才之人皆布列在位而政事釐舉如是則有慶慶則予之以地蓋賞之以示勸也若使入諸侯之疆

界見其土地荒蕪而非惟不辟亦且不治高年之老者遺棄而不養有德之賢者放失而不尊諸凡掊克好利之臣皆布列在位而賦斂煩興如是則有讓蓋責之以示懲也述職之事如何朝會有常期天下諸侯孰敢不朝其或有不朝者天子各有道以處此矣一不朝則貶抑其爵或上公貶為侯伯或侯伯貶為子男再不朝則削奪其地或百里削為七十里或七十里削為五十里三不朝則舉六師之衆誅其人而

更立之法制旣定賞罰征討之權搡於天子下焉者特奉而行之耳是故天子出令以討有罪而不至親伐諸侯承命以伐有罪而不敢擅討若五霸者摟合諸侯以攻伐諸侯則既無出令并非承命但以形勢驅率羣國名若出於公而實以遂其私敗壞三王之法制莫有甚於此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賔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此二節書言戰國諸侯大夫之罪也孟子曰今之諸侯所以為五霸之罪人者何也五霸之中惟桓公為

最盛其在葵丘之地會合諸侯威信足以服人故但束縛其牲載書於牲上而不事殺牲以歃血載書之辭有五初命曰孝為倫行之首不孝是子不子罪在必誅世子為統緒所係已立世子而復易是父不父無輕易妻為匹配所自定妾而為妻何以嚴嫡庶之辨無亂其分再命曰賢而脩行者尊之使隆其禮才而擅能者育之使厚其祿皆所以表彰有德也三命曰國人之老者待以敬幼者撫以慈遠人之嘉賓羇

旅悉優遇之無忽忘四命曰士恐未盡賢但世祿而
無世官官事恐有廢闕但當任而無兼攝取士必務
得其人不容苟取大夫有罪必告天子而後殺無得
自專五命曰水泉之利在共資灌漑無曲為隄防凶
荒之災在互相軫恤無嚴為閉糴普天莫非王土率
土莫非王臣無以私恩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五命既
終而又丁寧曰凡我同盟之人自今既盟之後恪遵
五命以歸於和好若此者無非申明天子之禁而後

世諸侯所當永守者也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向使在五霸之時必為五霸之所不赦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所以為今之諸侯之罪人者何也諸侯之賴有大夫者以其陳善閉邪而使毋喪失其德也茍其君有惡不能諫而又承順之乃長君之惡者也是固有罪矣然惡本在君而彼特承順而長之其罪猶小至於君之惡未萌而先意迎導之乃逢君之惡者也君本無惡而彼迎導君意引之於邪

僻之地以成其惡非罪之大者乎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以賊害其君則諸侯干三王之法犯五霸之禁一自大夫有以逢之也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世道其愈趨而愈下矣夫蓋自古姦臣所由得君之心者其始無不自逆揆君意以成其惡而其繼遂至於君臣相暱而不可解此為君者所不可不察而為臣者所不可不慎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

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

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此一章書見事君者當以正君為要也慎子魯臣名滑釐魯君欲使慎子為將軍統兵伐齊以取南陽孟子曰勢必足以制敵而後取勝故善用民者必先教其民若不教之禮義而遽用之以即戎則民不知以尊君親上為心將必有敗亡之禍是陷民於死地而謂之殃民殃民者在堯舜行仁政之世豈得而容之哉甚矣用兵之不可茍也且兵亦原有難恃者果其

負善戰之才而一戰勝齊遂立取南陽之地揆之於理猶且不可況戰之未能必勝乎慎子勃然不悦曰戰期於勝既勝而取南陽猶以為不可此則滑釐所不識也孟子曰其所以不可之故蓋以先王固有定制也吾明告子在昔先王設都分國天子之地方千里必千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待諸侯苟不千里則無以供朝僅聘問之禮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必百里而地之所出始足守宗廟之典籍苟不

百里則無以充祭祀會同之常數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地制既定是以當時封建諸侯有以次而晉者無過制而豐者如魯之祖周公功莫大焉其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不踰於百里至於齊之祖太公功不在周公下其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不踰於百里夫以周公太公之功而分封不過百里則其制之一定而無可加明矣今魯方百里者有五較之始封之地其數已多子以為有

王者起而欲興復舊制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吾知其必在所損而何更取南陽以益之是即一無傷害但徒手而取南陽以與魯國然且仁者不忍為況於戰鬬殺人以求廣土地乎夫亦溯原乎事君之義可也大凡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使事事循乎日用之常而於道之中務引其君以志於仁使念念守乎公平之理蓋君之志不為嗜慾所誘則其所行自無不悉合乎道事君之大要盡於此矣彼違

制而非道殘民而不仁豈人臣所可以事其君者耶由此知臣之於君當慎所以引之引之以堯舜則為堯舜引之以桀紂則為桀紂故善事君者在絶其功利之私而導以性情之正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强

戰是輔桀也由令之道無變令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一章書見為君者當黜富强之臣也孟子曰臣之効力於君與君之信任其臣皆當以正大為務而不得徒徇乎功利之術令之事君者每自誇其能曰我能為君開辟土地充實府庫使國用饒足令之所為良臣者此矣而不知聚斂民財實古之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拂民從欲趨鄉不在於道而因以不志

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更求富之是
以貪濟暴而富桀也非民賊而何今之事君者又自
誇其能曰我能為君要約與國攻戰必克使國勢壯
盛今之所為良臣者此矣而不知喪棄民生實古之
所謂賊害其民者也君方好大喜功趨鄉不在於道
而因以不志於仁則與桀何異乃不能引之志仁而
更求為之强戰是以威助虐而輔桀也非民賊而何
夫君以富强之臣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然也然

亦思君之期於富強者無非為取天下計耳若使率由乎今之道無變易乎今之俗日相尋於功利而不已雖與之天下而人心離散叛亂立興不能一朝居也然則富強亦何益哉蓋凡臣之務致於君君之屬望於臣者忠而已戰國之君臣莫不以富強為忠究之臣之所為忠者實非所以愛其君而君之所謂忠者實非所以教其臣是故忠之一言固不可以不辨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此一章書見古聖人取民之制不可以私意為重輕

也白圭名丹周人白圭問於孟子曰為君者不取於民則無以足君而刻取於民則又無以足民吾欲更立税法於二十分而取其一分何如孟子曰子所謂二十取一之道乃居貉之地以治貉之道也有如萬室之國用器者多而一人為陶以制器則可乎孟子之意盖以君之取資於賦猶國之取資於陶陶不容過少則賦不容過薄故設此問也白圭曰不可室多而陶少器不足用也圭既明於陶之不可以一人何

獨闇於賦之不可二十取一乎孟子於是正告之曰知此則知貉道之非所以裕國矣夫貉北方之國高燥而寒五穀不能生殖惟黍早熟耐寒而生之是本無可爲納貢之物明矣且其俗無城郭宫室則無營築之費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犧牲粢盛之費無諸侯幣帛饔飱則無朝會餽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廩禄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非貉之比若使二十取一無以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則去人

倫無以設百官有司之屬則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以治也彼陶以寡祇不足供萬室之用耳且不可以為國況君子係輔治之人無君子而可以為國乎君子必不可無則經費必不可闕而二十取一其何以足用哉蓋自古十一而稅乃堯舜不易之道而不得更有輕重於其間也較之堯舜之道而輕焉者貉也今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將貉為大貉而我亦為小貉也較之堯舜之道而重焉者桀也今欲重之於堯舜

之道者將桀為大桀而我亦為小桀也重固失於貪暴而輕不傷於苟簡耶乃知圖治者以公平中正為歸偏輕偏重總無當於治道之大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此一章書見治水當以禹為法也當時諸侯有小水

白圭爲之築隄壅水而注之它國因對孟子而自誇其功曰從來治水者莫如禹然爲力則勞爲時則久若丹之治水也非有四乘之勞八年之久而成功爛焉竊自謂愈於禹孟子曰子言愈禹過矣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而得乎水之道者也是故水之道無不就下而就下則至海而止禹之疏瀹排決一以放乎四海爲歸是以四海爲受水之壑也今吾子築隄壅水但救己之患而不恤鄰國之患是以鄰國爲受水之

壑也不大異於禹乎夫水可順不可逆下流壅塞則逆流而行以至洚洞無涯謂之洚水洚水者即堯時之洪水也洪水為災下民昏墊此仁人之所惡而急欲拯其沉溺者也今子不知通水之下流以順其性使鄰國共享其安乃徒為一時茍且之計壅水以害人其為不仁莫甚於此吾子過矣而何言愈於禹哉蓋治水之事視乎其心禹之心為天下而公故其事足以利天下白圭之心為一國而私故其事遂以病

鄰國公私之別利害之關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此一章書是孟子明信為行事之本也孟子曰心能誠一為亮事有持守為執惟執而後事可成惟亮而後事可執君子之所以執而不渝者由其亮而無偽也若使觀理未明是非難決因而存心未實意見多淆本無必為之志安得有不易之操其於事也必至游移莫定而寡所執持矣誠哉君子非亮無以為執

也蓋君子自窮理之後於凡事物之故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亮自無不變而通之以成其執彼執於一偏之見者先已失其為亮又安足以為執哉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

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此一章書見為政者在集衆善以成其善也當時魯君知樂正子之賢欲使執國政孟子曰樂正子見用於魯道其得行矣吾聞之喜而不能成寐公孫丑問曰士必有其才而後可任其事樂正子强毅足以執持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有知慮足以圖謀

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又問多聞博識足以通達國政乎孟子曰否公孫丑於是疑三者既非所長則何以居位而稱職乃問曰然則奚為喜而不寐孟子曰為政之道貴虛中以受善其為人也於凡善言善行無不心誠好之此其所以喜也公孫丑曰好善遂足以治魯國乎孟子曰善取諸已則有盡取諸人則無窮以彼好善之心雖治天下有餘裕而況魯國乎是何也凡言以心受惟心能取者斯言畢予焉夫苟

好善則舉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之遠而來告之以善由是用天下之言理一國之事其何難之有夫茍不好善則人將曰彼之為人訑訑然自足其智以為予既已知之矣雖告之以善其安聽乎夫此訑訑之聲音顔色人皆知其無好善之心將風聲所播裹足不前而距絶善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直諒多聞之士遠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而所見所聞無一善言善行居身日以非

行事曰以謬國欲治可得乎甚矣好善優於天下而樂正子之得為政為可喜也凡為政者能舍已以來天下之善則善不必自已出而政無不舉否則自以為智者適所以成愚自以為聖者適所以成狂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君天下與相天下者皆不可不知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此一章書是明君子去就之義以見仕之不苟也陳臻問於孟子曰君子處世既不可不仕以明高亦不可苟且以倖進古之君子必何如而後仕乎孟子曰時之遭遇不同君子之自處亦異其就而仕者有三

其去而不仕者亦有三葢君子之仕非以干求利祿志在行其道也如為人君者有樂道忘勢之心有尊賢圖治之意屈已以迎之內致其敬外盡其禮且虛懷信任言我將納用其言是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外之禮貌雖存而中之信任不篤言旣不行君子必不可以虛拘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能即行其言而接待之間猶能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是亦尊賢敬士之君可與有為亦吾道可行之機也則就之若禮

貌寖衰則好賢之誠已薄君子當見幾而作矣則去之此皆委曲為行道計也其下有所遇困窮君旣不能用又不能禮致使朝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戸其君始聞而悔之曰賢者處於吾國吾大者不能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復不能從其因事納誨之言使饑餓於我之土地又不能盡養賢之禮吾深以為恥於是供餽以周之夫君之於民亦有周給之義茲更有悔過之言受之而養其身以有待亦所以存吾道也是

亦就之之意然所受有節不過免死而已豈濫受而
苟留哉是亦去之之意也古君子去就之義大畧如
此蓋君子之遭遇聽言為行道之實禮貌亦行道之
機故皆可委曲而就為人君者必諫行言聽而後為
好賢之誠使人視禮貌為去就則已淺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
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
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皆成於憂患而安樂之不可狃也

孟子曰自古聖君賢臣大約興於艱難困苦者為多如舜聖帝也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賢相也高宗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賢臣也文王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齊之賢相也因於士官而桓公舉之孫叔敖楚之賢臣也隱於海濱而莊王舉之百里奚秦之賢臣也混於市廛而穆公舉之是何其初則抑鬱頓挫而後乃德業炳赫若此乎是皆有天焉非偶然也天將以君相之大任付於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使意不得舒勞其筋骨使身不得息餓其體膚而飲食不充空乏其身而財用不足凡身之所行與其意之所欲為相為拂亂而逆其志願凡此者皆所以竦動其理義之心

使之惕然自奮堅忍其嗜欲之性使之澹然無求且閱歷艱難擴充識見才力之所不能者使增益之所以智浚勇沉才全德備一旦可以當大任而無難也此不獨聖賢為然凡中人之資每因有過失然後翻然改悔蓋不能謹始於平日必待事勢窮迫困於心而不得通衡於慮而不得順然後感奮而興起不能燭理於幾微必待過失顯著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警醒而通曉此又不獨人情為然凡有國家

者內無法度之世臣諫諍之賢士則無以聞其過而易至於怠荒外無強大之敵國侵凌之外患則無以惕其心而易至於驕縱國鮮有不亡者由此觀之可見憂患者人以為可危而不知為增益德性之具安樂者人以為可恃而不知為漸至危亡之階也人安可惡憂患而貌安樂也哉蓋用人者將投之以宏鉅必先擇之於艱難湯之所以立賢無方也守國者慮憂患則常安狃安樂則常危益之所以儆戒無虞也

孟子此言何其明切而警凜與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欲人思教者之心也孟子曰人之材質不同君子之施教亦異故教亦多方矣予於人之有不善者習染既深拒絶之而不屑教誨者亦有之然我之心無非使之惕然悔悟改惡遷善非忍而絶之實激而進之是亦教誨之而已矣人可不以教

者之心為心乎蓋聖賢大道為公視天下無棄才曲
成而不遺抑揚進退無非教也帝王之黜陟予奪推
之以至於刑罰流就無非使天下嚮善而已矣故曰
刑以弼教也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五

孟子下之七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心性之學以見天人之合一

也孟子曰人之主宰乎一身者惟心心乃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其體量至為宏大人能充滿其量使全體大用無一毫之虧欠則必由於知性性者心所具之理即事窮究而洞然無疑則理明而心之體全矣夫此理在性為健順五常之德在天即為於穆流行之本非有二也能知性則性所從出之原亦融會貫通矣知天何事外求哉君子達天之學如此心固當盡而又貴有以存之心之出入無時必常操而

不舍一動一靜不使奪於外誘之私性固當知而又貴有以養之性之純然不雜宜常順而不悖勿忘勿助不使違乎自然之則心與性皆天之付於我者存養如此則天理常存即所以奉承乎天而無違也君子事天之學如此然使知天事天猶不能不惑於殀壽之故而修身之學息焉非仁智之盡也惟盡心知性至於洞徹之極而殀壽不以貳其心存心養性以脩其身而俟夫命之自至則天所付於我之理毫無

虧欠而命自我立矣豈非知天事天之全功乎人主繼天立極時與天命相陟降惟當格物致知以窮理存心養性以脩身與天地合其德又何天之不可知何天之不可事何命之不可立哉故機祥禍福數也而知天不在乎是郊壇享祀文也而事天不盡乎是禱祀鬼神妄也而立命不繫乎是夫亦求之於身心性命之實天人合一之理而已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順受正命之學也孟子曰凡人之生吉凶禍福遭遇不同莫非天之所主宰是謂氣數之命然其中有正命焉為善而獲福固謂之正即為善而或蒙禍亦不可不謂之正是蓋莫之致而至者人但當順受乎此而已是故知正命者凡行險僥倖禍機所伏之地皆所不蹈必不立乎巖墻之下焉所謂正命者謂何君子平日存心養性以脩身

而氣數脩短聽之自然全而歸之者此正命也行險僥倖自蹈危亡如桎梏而死之類此皆人所為而非天之正命也人可不思順受其正哉孟子言順受非茫無操持聽之氣数適然之遭而已也葢盡道正順受之實不愧不怍則可以達天自求多福斯可以立命孰謂天運不由於人事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

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妄求也孟子曰人之孜孜而求者不一亦當辨其有益與無益耳如求則得之勤脩始能有獲舍則失之棄置即已遺忘是得失係於所求乃求之有益者也此無他仁義禮智爲吾性固有之良求其在我者也焉有不得哉若夫求之則有道焉度於義理而不可妄求得之則有命焉限於氣數而不可必得是得失不係於所求乃求之無益

者也此無他富貴利達非吾身固有之物求其在外者也而可以倖得哉人亦當審所求矣夫人之希心利祿者往往以為求之有孟孟子之所謂有道即孔子之所謂進以禮退以義也孟子之所謂有命即孔子之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也聖賢安命自脩之學皆如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學也孟子曰天下事物之理其端有萬然無不備於人性分之內如有父子君臣則仁義之理已備有耳目視聽則聰明之理已備大而倫紀小而事物其當然之則皆渾然具足於性中者也而克盡其理者則有安勉之不同焉誠自反於身而所備之理皆實踐而無少虛假則不待強勉而一身之內莫非天理之流行樂孰逾於此乎反身而誠則仁在是矣人不皆自然而能於是有

求至乎仁之事是殆莫切於強恕人之遠乎仁者由私意之間隔誠能勉強力行推巳及人之事則心公而理得求仁莫近於此其於皆備之體無少欠缺不猶夫自然而誠者乎可見本體無事外求而工夫在於實踐萬物皆備即仁也體仁之實莫大於誠求仁之方莫切於恕中庸曰明善誠身又曰忠恕違道不遠聖賢盡性之學有異旨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道之意也孟子曰人日在斯道之中則當盡夫明道之實蓋天下之事莫不有當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乃人倫日用之事或日行之而不能灼知其所當然或習熟矣而不能察識其所以然是以終身行其事而不能知其道者固甚衆也蓋道即人而具大而君臣父子之倫近而視聽言動之節小而一事一物之微皆道所貫注日行日習

而不能加明察之功致使發於偏私乘於物欲而日與道遠庸衆固無責矣體道之君子顧可不自警省乎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警人知恥也孟子曰人之所以得免於庸衆而可入於聖賢者全是一念羞惡之心以激勵於前而懲創於後故人不可以無恥也蓋爲不善而不能改此已之無所恥也能以此爲深恥自能

遷善遠惡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孔子論士以行已有恥為明體之學此正善惡之關而聖庸之介也故聖賢重之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此一章書是孟子戒人之忘恥也孟子曰羞惡者乃人生固有之良心所係於人為最重蓋有此羞惡之心則希聖希賢而日進於高明無此羞惡之心則苟

且因循而日流於汙下人可忽視此一念哉世之失其本心者勞心於機械而為籠絡之術從事於變詐而為反覆之行人皆以為深恥而彼反以為得計若此等人更何所用其愧恥之心乎此心既失則恥之一念已不若人將放辟邪侈無所不至更何若人之有恥之係於人也豈不重哉夫人主之所以風厲天下使之勇於為善者全在動其愧恥之心故孔子云有恥且格則知恥之一念發於寤寐淪於肌膚不可

强也誠天下之人為一不善若撻市朝之辱非人君祓濯於上百姓服教畏神於下而能然乎故大畏民志又有恥且格之本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此一章書見君當以道重士士當以道自重也孟子曰賢者之係於人國最重也以輔君德則使之為堯

為舜以佐治理則使之為唐為虞所以古之賢王好人道德之善而忘已尊貴之勢然人君之所以重士者以其道也君重其道而士先不能以道自重則其本已失何以為輔世長民之具乎所以古之賢士亦未甞無所好無所忘也其所樂者已之道而所忘者人之勢此非矯情輕世以明高蓋抱道自重使微動於勢分之尊遂自喪其樂道之實故王公不能內致恭敬之心外盡尊崇之禮則不得數見賢者數見且

不可得而況得而臣之乎蓋虛懐下賢者人君之盛事故不嫌於屈已而抱道自重者士君子之大節亦非同於自矜古之君臣相尚以道往往如此不如是不足以得伊傅之臣而止以來干時希進之士耳其可忽乎哉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

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窮達自得之學也時人有宋句踐者遊說之士也孟子謂之曰子好遊於諸侯乎吾語子以遊說之道夫遊於人國而人之知不知不可必也然内返諸心所得在我人知之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為喜人不知亦囂囂而自得不以為戚則内重外輕隨遇而安矣宋句踐問曰自得非易何如

斯可以囂囂乎孟子曰君子處世固非徇物亦非矯情蓋在我者重則在人者自輕如吾心所得之善謂之德恭敬奉持之而不敢忽則天爵貴而人爵不足榮吾身所守之正謂之義欣慕愛樂之而不敢違則操履端而外物不能誘斯可以囂囂自得矣故士當窮而在下則以所尊所樂者守之為義而為特立獨行之操當達而在位則以所尊所樂者行之為道而成濟世安民之業惟其窮不失義故處則為幽人之

貞而士得已焉惟其達不離道故出則慰斯民之心而民不失望焉曷不觀於古之人乎古之人得志而在位則以道義為政教之施而福澤加於百姓不得志而伏處則以道義為脩持之具而聞望著於當時是窮非徒窮有以獨善其身達非徒達有以兼善天下此自得之實而窮達之所以一致也何知與不知之足以動其心哉孟子之所言殆即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流與士君子必以此自命而後處

為純儒出為王佐而不違乎用舍之宜朝廷必以此用人而後處足以風勵天下出足以潤澤生民而可以收道德之效孟子詎僅為遊說之士言哉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豪傑自待之意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同得而庸衆之蔽錮已深賢哲之奮興獨力故待文王之教化而後感發興起於善者此凡

民也若夫才智過人之豪傑禀乎天性者既優敵於物欲者亦淺其卓然自立不因乎人豈待文王而後興哉人奈何自等於凡民而不以豪傑自待也夫聖人不一而獨舉文王為言者教化之澤莫盛於文王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言文王教思之無窮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作人之效也天下豪傑少而凡民多為人君者不當以卓立獨行槩天下為豪傑而當以化行俗美變

天下之凡民其亦以文王為法而可哉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當以富貴動其心也孟子曰人生

以道德為重遭遇之隆盛於已無加亦於已無損然

非有過人之識量鮮有不為其所動者今有人於此

以匹夫之微而一旦附益之以晉卿韓魏之家猝然

投之於富貴而驕矜之意不萌於中滿假之色不形

於外自視欿然謙虛此必其内重而外輕已大而物

小有遠過於人者矣豈易得哉葢人之材猶夫器也器大則所受者大器小則所受者小不獨遺大投艱難付之斗筲之器即高爵厚祿亦難載於淺陋之人能淡視富貴者即其能肩任事功者也能不為寵利動者即其不為患難移者也持此以衡天下士其亦可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此一章書見王道無非以愛民爲心也孟子曰好逸
而惡勞好生而惡殺者斯民同然之心有逸而無勞
有生而無殺者聖王因民之治至不得已而使民殺
民亦豈無道以處此哉如城郭之脩治農田之耕鑿
吾意本欲佚民而非此則民反不能常佚是勞在一
日者佚在百年其使民也實以佚道使之也民咸諒
其不得已而使之之心雖勞而不怨矣如盜賊之必
刑姦宄之必誅吾意本欲生民而非此則民反不得

遂其生是殺在一二人者生在千萬人其殺之也實以生道殺之也民咸信其不得已而殺之之心雖死不怨殺者矣蓋勞民動衆君子所戒明慎用刑聖人所貴惟常存佚之生之之心而仍必致謹夫使之殺之之事况敢有非時之興作與恣意之刑戮乎哉所謂王道以人情為端者亦審乎此而已矣

孟子曰覇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夫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王道之大也孟子曰治化之淺深由於主德主德之純駁驗於民風是故行霸道而為霸者其小恩小惠易結百姓之心而生其感其民風則見美市恩驩虞如也行王道而為王者其深仁厚澤淪洽百姓之心而忘其德其民風則廣大自得皞皞如也皞皞之氣象何如民之所惡惡之刑罰當其罪雖殺之而民不知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耕鑿

安其常雖利之而民無所歸其功順民性之自然而匡直輔翼之是以民日遷於善而忘乎上之教民風如此真所謂時雍之治太和之化豈驩虞之可言乎蓋王天下之君子德盛化神凡身之所臨政教經歷之地便已民風丕變無不化而歸於善者凡心之所存神明默運之時便已從欲而治有至神而莫能測其所以然者天地之所覆載皆王化之所周流上下與天地同其運行焉豈如覇者之邀名市恵小補於

一時一事而已哉夫王道霸道之不同所辨止在公私而其量遂分大小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霸道之所以小也無黨無偏蕩蕩平平此王道之所以大也先儒謂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而言王道氣象之廣大無有備於此章者為人君者當思其氣象為何如而措之政事焉則得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民心

此一章書言政教感人之異欲為人君者審所尚也

孟子曰人君有仁厚之言則百姓聞而知感有愷悌之聲則百姓聞而知愛二者均足以入人然仁言布於一時不如人聲著於平日之入人為尤深也人君有法度之善政所以防閑乎百姓有禮義之善教所以化導乎百姓二者均足以得民然善政以制其外不如善教以格其內之得民為尤至也善政不如善

教者何以言之善政則有法制禁令之容而百姓怵於為非有不咸遵約束而畏之者乎善教則有禮樂陶淑之功而百姓樂於為善有不懽欣鼓舞而愛之者乎善政則經畫詳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用充可以得民財善教則仁義行而民俗厚民俗厚而忠愛生可以得民心以民畏與民愛較以得民財與得民心較善政之不如善教也彰明較著矣夫政教不可偏廢後世但知令行禁止為國家之大務而不知興

民行化民俗措天下於太平者則賴乎仁育義漸善

教之為功多也可勿審所尚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示人以仁義之本心而欲其加擴充之功也孟子曰天性之良人所固有能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蓋人有所能皆由於學若不煩講習而

自能者此乃吾性本然之能其良能也人有所知皆由於慮若不假思索而自知者此乃吾性本然之知其良知也所謂良知良能者維何孩提之童絶無知識然未有不知愛其親者及其稍長知識有限然未有不知敬其兄者此非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乎夫此愛親之心乃吾性之仁所發此敬長之心乃吾性之義所發仁義至大我以為見端於愛敬者豈有他哉蓋由愛親敬長一人此心千萬人亦此心仁義本

天下之公理而愛敬亦天下之同情達之天下而無不然可見仁義為本心固有之良無疑矣是以王者因性牖民莫先於明孝弟之義親遜之風成即仁義之化洽豈俟外求乎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以虛受天下之善也孟子曰聖人

之心渾然天理未有所觸則淡然若忘一有所感則虛而能應如帝舜未登庸之時耕於深山之中所與居者木石所與遊者鹿豕以其形迹而觀之何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哉然此時聖心之内萬理淵涵特無所感焉斯停蓄而不覺耳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以在人之善而合乎聖心之善隨感輙應聞善言則急受之見善行則急行之融會貫通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聖心之至虛至明而能受天下之

善若此乎盖人心之靈明欲其常虚欲其常静方寸之内絶無畛域絶無私累而後可以受天下之善况人君一日萬幾善不善雜進要使此心常如明鏡止水自然妍媸立辨於天下事泛應曲當無不咸宜矣可不以大舜為法與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教人擴充其本心也孟子曰人心至虚至靈雖當物欲蔽錮之後而本體之明未甞不

時時發露於最初之一念如事之不當為者初亦知其不當為事之不當欲者初亦知其不當欲此雖中材而下之人斷未有無此一念者迨一轉念而利害惑於中紛華動於外初見為不可為者而竟為之初見為不可欲者而竟欲之此念一失放蕩而不知返本體之明遂不可復問矣人誠以義制事斷然持之而無為其所不為以禮制心凜然防之而無欲其所不欲如此則所為者皆合於宜所欲者皆當於理清

明在躬而天心來復聖賢學問豈有餘事哉如此而已矣孟子之所謂無為無欲即大學之所謂毋自欺也人常令此不為不欲之一念烱然內覺不為私欲所蒙是之謂察識卓然振拔不為外物所誘是之謂擴充要豈外本心而求之哉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此一章書見人困而後能達也孟子曰昏愚每起於

晏安而聰明多生於憂患人情大抵然也在心之理謂之德以理燭事見於未然是謂德之慧處事之方謂之術因事循理善其當然是謂術之知人之能有此者恒由乎災患之來動心忍性磨厲而能然也天下惟孤遠之臣庶孽之子處於危疑之地而不能得乎君親其處心也危懼嘗專一而不敢肆其慮患也深遠嘗精密而不敢忽故能達於事理而全乎忠孝之道也此非德慧術知之生於疢疾者哉由此推之

天下安危之數不係於時勢而係於人心心常凛則危可使安心一肆則安可使危古人云晏安酖毒不可懐也可不儆哉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列言臣品欲人以容悅為戒而思臻乎臣道之極也孟子曰人臣事君之道不同以富

貴為念者不足言矣進此則有以功名為重者又有以道德為重者又有道全德備而忘乎道德之名者如有一等臣其事君也不知引君當道為事專務阿徇以求君之容已專事逢迎以求君之悅已此所謂患得患失之鄙夫奚足語於臣道哉有一等安社稷臣者其處心積慮惟思措社稷於常安雖犯顏而不顧雖盡瘁而不辭惟以安社稷為悅此可謂忠貞之臣矣有一等全備乎天理而為天民者視道德為重

視功名為輕必聖君在上可以行其道於天下以濟世安民而後出而行之必不肎小試其道以徇世此惟伊吕之徒方足以當之此可謂天下之士矣又有一等德盛化神之大人者但正已而非有心於正物然上而君感其德自格其非心下而民化其德咸歸於王道此忘其為之之迹而大而化化而神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國家必得忠貞篤棐之臣匡襄輔弼而後可以安社稷必得道德純備之臣正已率物

而後可以行王道然使容悅之臣間雜乎其間則雖功名之士且不屑就况道德之儒乎故任人以圖治者欲收事功道德之效必自去容悅之臣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此一章書見君子性分之真樂也孟子曰樂之在勢

位者其樂淺樂之在道德者其樂深人皆以王天下為至可樂不知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何謂三樂人生之所至願而難必者莫如父母兄弟之間此蓋有天焉而非人所能為也若父母俱存而罔極之恩可報兄弟無故而友愛之道可施此天倫之盛事也一樂也人生之內省無疚者為最難非克己之盡不能也誠於天所賦予之理備之而絕無虧歉仰可以不愧於天於人所當盡之道行之而絕無虧

偽俯可以不怍於人此性情之愉快也二樂也人生之所最難得者廣其道於一時而傳其道於後世今則得天下明睿之才而聚於一堂講習討論以成其才涵育甄陶以養其德此教思之無窮也三樂也三者乃天倫道德之真樂君子有此三樂豈以王天下動其心哉夫王天下之所以可樂者非以其勢之尊位之崇也恩澤溥徧則來四海九州之愛戴德業隆盛則繼聖帝賢王之道統故古人不以勢位為足重

而亦不以勢位為可輕誠使王天下者彛倫攸敘慎脩罔愆而又得英賢輻輳共襄太平則安見勢分中遂無性分之樂也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此一章書是言性之得於天者至重也孟子曰內而德性外而事功皆君子所不敢忽然其中則有輕重存焉故澤被生民者君子之願也若土地則幅幀至廣人民則生齒甚繁恩澤可以遠曁君子寧不欲之然未免限於方域而君子之所樂不在乎此若天下統於一人居中可以制外盡四海之民皆可得而撫綏安定之是吾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豈非君子之所樂乎然事功雖盛而君子之所性不在乎此君

子之所性得之於天而盡之於人雖達而在上位大
行其道而非於性有所加雖窮而在下位不得行其
道而非於性有所損蓋由本來之分數一定既非有
餘亦無不足非外至之境遇所得而損益者也君子
之所性果何如哉仁義禮智四者本性之德而蘊於
心者也君子心體清明毫無物欲之累故四德之根
柢於心也堅固而不可揺其發越於外也自光華而
不可掩則見其睟然見於面而清和潤澤莫非四德

之流行盎於背而豐厚盈溢莫非四德之充滿其被於四體也皆不待命令而自然動中規矩莫非四德之敷施積中達外之盛如此則君子之所性豈窮達所得而加損者哉孟子此言非薄事功也正以重事功堯舜之勲華不出性分以内之事人主以仁義禮智之天德發而為永清大定之王道則事功與性功詎有二乎哉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

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鷄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此一章書是勉人君法文王而行養老之政也孟子曰為政莫先於善俗善俗莫先於養老尚齒引年三代所共而良法美意莫備於文王當日伯夷辟紂之虐隱於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太公避紂之虐隱於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而興起曰盍歸往乎吾聞西伯發政施仁善養老者伯夷太公天下之仁人也天下有能善養老之君則仁人皆歸往之矣今以文王治岐

之政言之一夫受以五畆之宅於牆下隙地樹之以桑使匹婦治蠶而老者之衣足於帛矣五母鷄二母彘使無失其孕字之時而老者之食足以無失肉矣百畆之田匹夫耕之而不奪其農時八口之家仰事俯育足以無饑矣由此觀之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恃夫沾沾小恩小惠家賜而人給之哉不過制其田里定百畆五畆之規教之樹畜廣蠶桑雞豚之利使之夫耕婦織以各養其老如是而已矣蓋

凡人年齒衰耄則頤養為急五十之人非帛不煖七十之人非肉不飽不煖不飽則是凍餒其民文王之時無凍餒之老者正制田里教樹畜以養老之謂也欲行王道而厚風俗可不以文王為法哉後世人君亦有能禮高年者矣賜粟賜帛意非不善然朝廷之恩澤有限而田野之利賴無窮昔人云君不奪農時則國人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有餘衣矣誠能行此使人自為養又何事區區五更三老之具文也

哉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足民乃王道之本也孟子曰帝王之治天下正德必始於厚生禮教必興於富足此斷斷然者人君誠能三時不害使民盡力於田疇什

一而征上又薄收其稅斂則野無曠土而國無重賦民可使富矣此開財之源得其道也財之耗於食者甚多人主必教民以時朝饔夕飧按時而食也六畜果蔬非時者不鬻於市也財之耗於用者無窮人主必制民以禮吉凶賓祭必有其節也豐歉貴賤必有其等也食不侈而用不濫財不可勝用矣此節財之流得其道也民富而財不可勝用如此豈非民生之至足乎夫民非水火不生活則宜其愛惜之矣然昏

暮叩人之門户求水火無有吝而弗與者何哉為其至足故也聖人治天下為民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菽粟之多如水火無不充然至足菽粟既如水火則閭閻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濟親愛和睦而爭訟不興家給人足而盜賊不作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可見足民為治天下之要道聖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亦在作之以勤風之以儉先之以輕徭薄賦使民衣食足而教化可興也若不能足民而言禮樂教化不過

苟且塗飾之具而已豈聖人教養之道哉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此一章書是言孔子之道大而有本而學聖人者有循序漸進之益也孟子曰道莫盛於孔子今以孔子之道言之其自處者高故其視下者益小如登東山

則魯處其下有不小視夫魯者乎登泰山則天下處其下有不小視夫天下者乎以人之觀乎聖人之道者言之觀其大則小者不足觀如海為百谷之王觀於海而見其浩渺則支流衆派不足論矣聖人為羣言之宗遊於聖人之門而聞其言論則諸子百家皆緒餘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如此然而有本焉夫水惟其有本所以有波流之湍急故觀水者有術亦觀其瀾而水之有本可知矣日月惟其有明所以容光之

隙明無不照觀於容光之必照而明之有本可知矣觀聖人之道者何以異於是然道固大而有本自學者言之豈能一蹴而遽至哉夫流水之為物也不盈於科則不行而前進君子之志於聖人之道也必日積月累篤實於中而光輝發越於外然後可從容變化而造乎其極若所積不厚未至於成章則不能足乎此而達乎彼何由至於聖人之域哉人亦宜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矣蓋不知聖道之大則苟安卑陋

而識見不宏不知求道之序則妄希功效而心志不一人其可小視乎道而易視夫學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危言義利之介也孟子曰聖人小人相去懸絶而其初止爭一念如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為善是雖未至於

聖人之極然所孳孳者聖人之事矣是即舜之徒也有人焉雞鳴而起未與物接一念方萌之時但孳孳為利是雖未至於小人之極然所孳孳者小人之事矣是即蹠之徒也夫舜為天下之至聖蹠為天下之至惡其地位雖分天壤而其界限則在幾微一念為善則日循乎天理不至於為舜不止一念為利則日淪於人欲不至於為蹠不止是豈有他哉亦在乎利與善之間而已人可不謹凜乎哉故同一為善也而

為善之念稍涉於功利稍近於名譽一毫間雜即流

而為利在聖學則為誠與偽之由分在治道則為王

與霸之由辨故孟子危言之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

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

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闢異端而明時中之學也孟子曰

自學術不明而異端紛起吾道大中至正之理幾不明於天下如楊子之學主於為我其意不以一毫利物雖拔一毛之微而以利天下彼必不為也是非失之不及者乎墨子之學主於兼愛其意以為無不當愛雖摩頂至踵而可以利天下皆為之是非失之太過者乎子莫知楊墨之失中度於二子之間而執其中似與道為近而不知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有意執之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稱物平施之妙是執中

無權變也與楊墨之各執其一者何以異哉君子所以惡夫異端之執一者蓋以其為我則害吾道之仁兼愛則害吾道之義執中則害吾道之時中所舉者一端而百端之變化盡廢所以為吾道害也夫辨為我兼愛之非易而辨執中之非難堯舜相傳不嘗言執中乎不知聖人義精仁熟隨事因物而得乎自然之中其用至神子莫則學未至理未明凡事膠執乎一定之中其用至拘所由愈執而愈遠耳書云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孔子云擇乎中庸得一善然則主善擇善乃聖人用中之學也異端焉足以知之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此一章書見人不可因所遇之窮而累其心之正也

孟子曰凡事有當然之理譬之於飲食各有正味惟

饑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嘗易覺其甘而不暇審擇是皆未得飲食之正味為饑渴所害故也豈惟口腹為饑渴所害不暇擇飲食之正味而易覺其甘人心亦為貧賤所害不暇審富貴之正理而惟期其得矣人能無以饑渴之故厭貧賤而貪富貴以害其心則道勝而不為欲所移天定而不為人所奪又何不及人之足憂哉所以君子自命端貴卓立之操朝廷用人必崇恬淡之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庶乎其

可與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此一章書見聖人和中有介而世之同流合汚者非和也孟子曰凡人和則易流柳下惠以和稱似必與世浮沉隨俗上下而不知未嘗一於和也其視天下雖無不可交之人而大義所在則卓然不可回其心雖無不可容之物而大節所關則確乎不可拔當其用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當其舍也遺佚不怨阨窮

不憫可窮可達可潛可見而是非得失之幾義利公私之辨較然不欺截然有守雖有三公之位亦將敝屣視之而不以易其介然之操矣其介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之和也若止論恵之迹而不論恵之心得無為同流合汚者所藉口哉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此一章書言人學貴有成不可鋭始而怠終也孟子

曰天下之事慮始為易圖成為難人固有奮發一時若聖賢之道德帝王之事業皆不難於旦夕取效而其後力不能繼進鋭退速卒於勞而鮮功者此由持志不堅故能發而不能收使後效敗於垂成而前功棄於一旦深可惜也吾謂有為者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譬若掘井然不計功之難易期於得泉而止若掘井九軔而不及泉人不能得井之用直自棄其井耳人主負大有為之資必終始一致勿倦於勤則

聖學進於無疆王道底於有成唐虞三代之治不難致矣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以誠偽立王霸之辨也孟子曰帝王道本無殊而王霸心實有辨以帝言之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堯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者舜也知則生知行則安行不待脩習天性渾全自然而然者也

以王言之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湯也敬以勝怠義以勝欲者武也知則學知行則利行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勉然而然者也夫帝王雖有安勉之殊而仁義則皆實有諸己此所以德崇而業廣也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此五霸者初無仁義之實而但假借仁義之名以文之如尊王討貳救患恤災事非不美而其心原在於計功謀利是欺世惑衆形似而實不然者也夫五霸之習於假也日復一日居之不疑而

不歸之於真實則本非其有而彼竟不覺悟亦安知其非真有也噫時至春秋世道日壞功烈日卑終難返於唐虞三代之盛此卬子所以有五霸功之首罪之魁之論也與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悦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此一章書是孟子發明古大臣正君之苦心以垂戒後世也公孫丑問曰伊尹曰予承先王付托之重輔相嗣王宗社安危實有責焉今嗣王不順義理予不忍習見其所為之不順而不為匡救也於是伊尹以冢宰攝政放太甲於桐宮使密邇先王反身改過當時民皆大悅謂其能知天下大計行權以匡君也既而太甲處仁遷義化而為賢又以冕服迎歸反居於亳當時民又大悅謂其能積誠意以感悟嗣王也由

此觀之賢者之為人臣也茍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而遷之而仍無傷於事君之禮與孟子曰伊尹之事反經合道遭變而得其正者也嗣君一身上關宗社之安危下係生民之休戚若非率德改行何以上副先王付托之意故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絶無一毫之私凡為人臣者有伊尹之志而為其事則可如無伊尹之志則是覬覦神器竊弄威權篡逆不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顯有其迹

者哉後世亂臣賊子每借聖賢不得已之事以為口實孟子此言其垂戒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有功於世道也公孫丑疑君子之無事而食問曰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君子守志雖一介之取與必揆諸道義不肎無功食祿也

然則君子必居位而有功於人國方可食人之食若不仕無功則當耕而後食今乃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子疑君子為素餐不知君子之有功於人國者甚大雖無卿相之位治教之責而上之可以尊朝廷下之可以範風俗未嘗無事而食也蓋君子居是國也苟為君者能用其言則道行於上而國祚鞏固國計充實安富可期矣位望日隆聲稱顯著尊榮可致矣苟為子弟者能從其教則道行於下而知愛其親知

敬其長入孝出弟矣內有實心外有實事履忠蹈信
矣定大計於社稷導國人以興行其功非淺鮮也是
即安受祿養亦道義之所當得詩所云不素餐兮孰
有大於君子者哉蓋言君子無求之節則一簞一豆
取舍有所不茍論君子維世之功雖萬鍾千駟亦安
然受之而不以為愧義有各當不可執一而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
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

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此一章書是孟子論士之志趣也昔齊王之子有名墊者問於孟子曰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農工商賈皆有當為之事士居其間上無官守於朝下無生業於野果何所事乎孟子答曰謂之士者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而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惟高尚其志而已墊又問曰何以謂之尚志孟子答之曰士之尚志非他志不在富强功利在乎仁義而已

矣仁莫大於好生如殺一無罪之人即損我好生之德不可以為仁矣士之志則以為我若得位必不殺一無罪也義莫大於遠利如取一非所當有之物即乖我遠利之心不可以為義矣士之志則以為我若得位必不取非所有也士既不為不仁則心之所居安在惻隠之仁是也鰥寡孤獨吾欲視之如一體焉士既不行不義則身之所由安在中正之義是也綱紀法度吾欲使之得其宜焉士之尚志如此則居仁

而大人之體已具由義而大人之用已全雖未得為公卿大夫而仁育義正以經綸天下者取之此而裕如矣達道之事豈有外於隱居所求者哉士之為士如此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此一章書是孟子言陳仲子潔身亂倫之非所以維

世教也孟子曰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大節矯激沽名皆非所貴即如陳仲子不食不義之粟不居不義之室推其㢘介之心設若不合於義而與之以齊國彼必卻之而不受通國之人無不嘖嘖稱道信其為賢也自吾觀之此不受之義不過好名之心與舍簞食豆羹之義等但可為小㢘而已夫人道有莫大焉者在家則為親戚在國則為君臣上下綱常倫理萬世不易不可以一日亡也若亡親戚君臣上下則人

之罪莫大於是今仲子避兄離母內絶天性之愛高蹈不仕上乖事使之經是虧莫大之節負莫大之罪也乃猶以其不食不居區區廉潔之小者遂信其大節以為特立獨行之賢奚可哉觀此可見士君子綱維名教當先立其大節茍欲飾譽釣名其弊必至於敗常亂俗不可不慎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

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此一章書是設言古聖人之處變皆仁至義盡為萬世臣子之極則也桃應問曰天下之事處常易處變難苟極變之所至即聖人處此有計窮而無可如何者假如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其時瞽瞍或犯法殺人舜雖大孝不可以私恩廢天下之公臯陶雖稱明允不可加刑於天子之父則如之何孟子曰士師天

下之平也職在守法瞽瞍雖天子父而殺人之罪不可逭使臯陶處此惟有執之而已矣不暇他計也桃應曰臯陶固以執法為正然舜天子也以舜處此豈不能禁止之與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法者天之所以討有罪歷世相傳不可變易臯陶原有所受之而非所敢私雖天子亦不得廢法以縱罪也桃應又曰禁之既不可矣然則舜如之何而可以全其父孟子曰舜大孝人也知有親不知有天下使其處此則

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其心必謂朝廷不可廢法而海濱足以避罪必將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處自屏於窮僻之地以全其親終身承顏順志欣然於天性之樂而忘天下焉既不枉士師之法復不傷父子之恩舜之可為者如此而已由此觀之可見聖賢用心之極總不越乎天經地義之常處事者必如是而後無餘憾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此一章書孟子因見齊王之子有所感發而言性分之尊也孟子嘗自范邑往赴齊國適遇齊王之子望見其儀容氣體與人不同喟然歎曰人所居在尊貴之地自然神氣發揚以居而移其氣所居尊貴則奉

養有豐厚之資自然容貌充盈以養而移其體大矣哉居之所係乎夫王子者非猶是人之子也與王子所居之宮室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衣服雖極其華美然猶是宮室車馬衣服耳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之氣體獨若彼者葢以國君之儲貳地勢尊優自與常人不同其居使之然也夫勢分之尊猶足以移人況仁為天下之廣居統天德而長萬善以之居心則心逸而休以之居身則身安且泰君子居此其太和之氣

道德之光有不塞於兩間發於四體者乎試更以魯君之事驗之昔者魯君嘗之宋適時已向暮門鑰甚嚴魯君親自呼於垤澤之門守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音與我君相似也夫呼於門者魯君而守者乃疑其似宋君此無他故蓋二君者同居南面之尊同享千乘之富居既相似故聲音亦相似也居之移氣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然則居廣居之君子德性中和其不同於常人更可知矣是以膏粱文繡君子有

所不顧而人爵之貴常不如天爵之尊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一章書是孟子見當日諸侯交際有文無實故發此論也孟子曰君之待士祿養固不可少而愛敬尤不容缺若但廩餼以養之而無親愛之意此不過豢養之而已猶夫以畜豕之道接之也非親賢之誼也若但親昵以愛之而無尊敬之誠此不過愛惜之而

已猶夫以畜犬馬之意畜之也非遇士之禮也夫食而不可不愛愛而不可不敬則恭敬者豈徒在幣帛交接之文乎必先有恭敬之誠積於中而後有幣帛之文接於外恭敬因幣而見非因幣而始有乃幣之未將者也若徒以幣帛為恭敬儀享有餘而誠意不足恭敬而無其實則亦豕交獸畜之類矣君子一身之去就皆視乎禮遇之重輕若禮意或薄惟有潔身而去耳豈可以虛文拘畱之哉當孟子之時世衰道

徴在上者初無尊賢敬士之誠而惟恃幣聘之儀節以羅致人才在下者亦惟知戔戔幣帛之可慕而弗察夫上意之誠否上下交趨於利而不揆乎義理之正故孟子發是論以警之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一章書是孟子勉人以盡性之實也孟子曰人之生也氣聚而為形與色理全而為天性斯二者非有殊也氣不離乎理理不雜乎氣人之有形有色即天

性之所在也蓋天所賦之理原充滿於形色在目為
明在耳為聰在手足為恭重以至起居言動莫不各
有自然之理存焉但衆人氣稟拘之於先物欲蔽之
於後於是失其天性物具而則亡雖同然此形無以
踐之矣惟聖人清明純粹無氣拘物蔽之私其於天
性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故有是形即有是性如
貌言視聽思則極於肅乂哲謀聖實有以踐其形而
無歉也可見人不可徒具此形而學必求造於聖苟

未至於聖於性有缺即於形有虧則不可為完人矣可不勉哉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此一章書見三年之喪乃人子之至情而古今上下

之通義也昔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久欲減其時月而短之公孫丑不知救正乃遷就其說曰為期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行乎孟子責之曰父子之恩出於天性親喪之不可短乃至情之不容已也今王欲短喪而子以朞為勝於已是猶或有人紾戾其兄臂而縛之子但謂之且徐徐縛之云爾夫兄臂斷不可紾豈以徐之為差愈乎不若動其至情教以孝弟之道使勿復紾其兄之臂而已矣然則王欲短喪子惟

當啟以天性罔極之恩懐抱顧復之愛使彼仁孝之念油然感動自知親喪之不可短矣奈何從而附會之哉當是時適有王之庶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得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公孫丑因舉以自解曰為朞之喪猶不可若此數月者又當何如也孟子曉之曰王子居生母之喪情固無窮而勢有不能欲終其喪而不可得也其傅為請雖加益一日亦得伸人子之情猶勝於止而不加况數

月乎我前所言者正謂夫齊王莫之禁止可以自盡其情而弗為三年之喪者也豈可與王子例論哉總之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古聖王未有不遵斯禮者如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是也春秋而下世衰道微於是有短喪之議一見於宰我再見於齊王至漢景奉孝文遺詔遂以日易月而萬世踵襲其謬矣其間非無仁孝之主如晉武北魏孝文者毅然欲復古制而沮於羣臣旋復旋廢君子所以太息痛恨於

文景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此一章書言君子之教因人而施也孟子曰君子教人之心無窮將使天下同歸於道然人之品詣或淺或深時地或遠或近有不可執一論者約其條目蓋有五焉造詣深至之士學力既充功候既到君子但

迎機指示便豁然貫通契悟甚速譬之草木之生種植栽培人事已盡一為雨澤所潤發榮滋長勾萌畢達此教之一也次之有天資純粹具其德而未成者君子則成就其德使無過無不及以完其全體又教之一也又有天資明敏有其材而未達者君子則通達其材使各就所長充其所短以盡其大用又教之一也外此又有質疑問難挾一說以相証者君子旁引曲喻隨問而答以釋其疑又教之一也更有居不

同地生不同時不必及門受業得之親炙而聞風興起私取其善而師法之以自治者又教之一也合此五者而觀之人品不齊時地或異而曲成之功無所不及天地無棄物君子無棄才其造就人才之心加惠於後學者無窮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

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此一章書見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在學者下學而上達也公孫丑苦於入道之難因問於孟子曰夫子之道則誠高而峻絶無加矣且美而純粹至善矣宜學者之入道如登天之難似乎不可及也何不稍為貶抑使凡人皆可以庶幾及之而日孶孶自勉也孟子曉之曰欲知君子之教先觀曲藝而可矣如大匠教工人制器必用繩墨必不為拙工之不善學而改廢

繩墨羿教人射必以彀率必不為拙射之不善學而變其彀率蓋成法所在自不可得而變也曲藝且然況君子乎是以君子於人但示以求之之方而不即告以得之之妙如致知則教之以格物窮理力行則教之以躬脩實踐至其知之豁然貫通行之踐履純熟則待其自悟自化即如射者教射但引滿其弓以示之而不為之發矢然雖不告以所得而其機隱隱指示於意言之表躍然見於前矣夫不發則若隱而

難知而躍如則固顯而易見不遠不近無過無不及中道而立以示學者但人不知所從則君子亦無如之何耳若其能者功深力到下學上達由所引之端得不發之蘊道之高且美者何患無從入之途而以不可幾及為慮哉由孟子之言思之可見道無難易惟在學者用力與否耳公孫丑乃欲貶道徇人不亦謬乎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此一章書見出處隨時而道不可枉也孟子曰君子一身進退以道為體身與道不可須臾離者也當天下有道則身出而道在必行凡致君澤民之業展布無遺以道隨身而出若以道殉身者然當天下無道則道塞而身在必退凡致君澤民之具卷懷而藏以身守道而隱若以身殉道者然是則時見而見時隱而隱君子一身無一日或離乎道吾之所聞者蓋如

此若夫身雖顯而道不行道雖屈而身不退枉已以求合希世以取容汲汲於功名利禄而不計其道之得行與否是乃以道而殉乎人者徒喪其生平而不能得尺寸之直此不過妾婦之道豈求志達道之君子而為之哉吾未之聞也然則出處進退之間當以已為主不當以人為主已為主則行藏之權在我人為主則榮辱之權在人賢人君子斷無苟且以赴功名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一章書見學者受教之心不可以不誠也公都子問曰滕更以國君介弟來學於夫子之門若在所當禮遇而質疑問難之時夫子或默而不答何也孟子曰學者之從師所以傳道受業也貴有求教之禮尤貴有受教之誠道之所在則師之不可以有挾也若

矜其地勢尊重挾貴而問矜其才能優異挾賢而問又或生於吾前挾長而問又或有功於我挾有勲勞而問又或與我向為知舊挾故而問是五者當其發問之始已無尊師重道虛心求益之誠矣有一於此皆在所不答也今滕更來學於我胸中未免有挾貴挾賢之意志驕氣盈此不可不稍屈抑之使知警惕我所以不答者正欲彼反身思過改其滿損之失而致謙受之益耳非禮遇之有疎也乃知下問不可恥

子智不足恃貴而自卑則益貴賢而不伐則益賢孟子此言真萬世之師法也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鋭者其退速

此一章書言過不及之弊同歸於廢欲人自勉也孟子曰凡人於處事待人脩己之間緩急厚薄莫不有道存焉以處事而言豈無切於我身當為而不可已者若於此不可已之事乃止而不為則偷安之習多

振作之意少究必至於逡廵畏縮無所不已終於廢棄矣以待人而言豈無出於至情當厚而不容薄者若於此當厚之人薄之而不恤則忍心日以勝厚道日以衰究必至於殘忍刻薄無所不薄終於慘刻矣以脩已而言學可以力圖不可以驟致若其進鋭者用意太急施為太猛其氣易衰究之果鋭未幾而怠忽隨之其退反速終於倦怠矣可見聖學王道總貴得中寧有恒以漸進無欲速而鮮終則無過與不及

之病矣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此一章書見理本一而分則殊君子之施恩有等也孟子曰人物之生原同一氣而親疏厚薄分則懸殊君子之於物也取之以時用之以禮固撙節以愛之矣而不必有痌瘝一體疾痛慘怛之誼愛之而弗仁也其於民也政以厚生教以正德固立達以仁之矣

而不必有天性固結一本無二之恩仁之而弗親也然則於何而用其親有吾親焉天性之真一本之誼必盡愛敬之誠以親之親其親而仁以及民使各得其所而已不得以篤於親者而槩施於民也仁吾民而愛以及物使咸若其性而已不得以愛吾民者而槩施於物也夫於無不愛之中而有輕重厚薄之序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後世有麪為犧牲不忍殺物者是以仁民者仁物而失愛物之宜矣

無怪其築隄堰而於民反有不仁也又有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者是以親親者親民而失仁民之道矣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有不親也倒行逆施其弊遂至於此可不鑒哉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此一章書言仁知之道當知所務也孟子曰君子之於道貴乎得體用之全尤宜審先後之序如明燭無遺謂之知知者於天下之事固無所不知然非泛而求之勞心於思慮之所不至也有當務焉隨時勢之不同酌施行之緩急如關係於治道人心民生國體者則急急焉勵精圖之由是大綱舉而萬目張凡天下之事皆可以漸及之矣萬物一體謂之仁仁者於天下之人固無所不愛然亦非家至戶到營營於心

力之所不及也惟急於親賢焉有國者為天下而擇相秉鈞者為天下而任賢如其可以正君善俗利濟民物者則急急焉務登進之由是治人得而治法備凡天下之人皆不難以德周之矣不觀之堯舜乎堯舜之知後世莫及實未嘗物物而徧知之其所為者不過成天平地厚生正德數大政急先務也堯舜之仁後世莫及實未嘗人人而徧愛之其所為者不過咨牧命岳敷奏明試諸大典急親賢也然而後之言

仁智者未聞能駕堯舜而上之而堯舜當日亦未嘗有不及知之事不及愛之人觀此可以知所務矣不然者知不急先務仁不急親賢譬之制服者不能盡心於三年之喪而於緦麻三月小功五月之輕者則討論必極其詳飲食者放飯流歠至於不敬之大而於齒決乾肉之小者則沾沾致問不已此其緩急輕重之間失衡甚矣此之謂不知務也為仁知而不知所務何以異此可見察察為知非知也煦煦為仁非

仁也欲知臨仁覆當法堯舜而可矣

日講四書解義卷二十五